



与时代对接，与时代共情

——品读陈欣散文集《风舞秋海》

□ 关仁山

陈欣，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热爱文学创作，是一位始终不渝，坚持不懈，笔耕不辍的作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欣在央企党委宣传部工作时，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并屡屡获奖。特别是他的散文诗《仲夏情思》在1993年《当代文坛》杂志举办的全国首届当代文坛力作选拔赛上，一举荣获全国首届当代文坛力作选拔赛诗歌创作一等奖。也正是因为《仲夏情思》这首获得一等奖的散文诗，《人民文学》杂志社当年在“京都之春”“京都之夏”“京都之秋”“京都之冬”几次文学笔会向陈欣发来邀请，但陈欣由于工作关系皆未能前往。《人民文学》在创刊45周年之际，再次向陈欣发出笔会邀请。当时的《人民文学》杂志散文诗编辑绿风在北京见到他时笑着说：“陈欣啊，你的散文诗《仲夏情思》写得那么好，今天，我终于把你给找到了。”陈欣十分感动。最美好的感情是心灵的相惜，喧嚣的尘世里他们因文字相知相敬相近，当他得知《人民文学》杂志散文诗编辑绿风，通过全国首届当代文坛力作选拔赛获奖作品集《中国新诗人千家》一书，欣然发现、认真了解、不离不弃联系自己的时候，那一种赏识和肯定使他决心在文学路上经历各种坎坷，克服各种困难，并从中觉醒和成长。他知足而常乐，执著而坚定，文学有他生命的梦想。

陈欣为人热情，干事专注。这些年来，他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了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上，让自己的作品像星星一样在浩瀚的夜空

中不息地闪光。四十年来，陈欣在国家、省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悠悠岁月，日积月累，成绩斐然。对陈欣的写作精神和文学创作精神，我钦佩而且赞赏。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人那样憨厚广博，大气爽朗，能登大雅之堂，亦可融入民众和水土一方。

陈欣的散文集《风舞秋海》，是2021年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很受读者青睐和好评，应广大读者要求不得不在2024年再版。当我通读了陈欣的散文集《风舞秋海》，感觉到在陈欣诗化的散文里，有高山仰止，也有辽阔无限。有大气磅礴，也有静水浮波。散文中有小桥流水般的柔情流淌，也有高昂的激情澎湃，显现着深沉沧桑，往日烟云。从文章来看，他有一颗坚强、具体的、无处不在的世俗心。时代的喧嚣足以粉碎一切，在浮躁的物质世界，我们在失去一种具有生气和情谊的温暖情愫，他试图将这一切寻找回来。

在《风舞秋海》这本散文集里，集纪实散文、抒情散文、游历散文于一书。人文历史、山川风物、世间情暖皆现字里行间。从中我们会掂量出陈欣散文创作的厚重，随着阅读的深入，也会看到陈欣的散文创作水平和散文写作技巧的至高点，散文集里情感流露有的低回婉转，有的荡气回肠，让读者领略一派男儿心肠；散文里显露着大国威风，也有家国情怀；洋溢着锦绣山河之美，升华着乡恋故土之情，其间洒落着博爱之光。从文章里，体现了作家的担当和责任，他走进了诗意而深情



的文学世界，同时也理解了文学是如何与生活、社会和时代产生相互联系。

文学与时代对接，与时代共情。陈欣的散文创作涉及不同创作题材，涉猎不同知识层面和领域，丰富自己丰富写作，从未彷徨徜徉，那是一种精神的别样。陈欣的散文集《风舞秋海》，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到一种博大浩瀚，一种可贵难得，一种蓬勃力量。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作家需要一双热情冷静的眼睛，这样才能将时代看得真切，洞见生活本

质。所以，他将笔触对准了广阔的社会，研究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以不回避的姿态，揭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发人深省。

该书的再版，证明了读者对《风舞秋海》的喜爱和文字的价值。让我们在散文集《风舞秋海》的大散文、大视野、大胸怀里，在陈欣诗一样优美的散文里领略泰山挺拔，一览东海浩荡；放眼长河奔流，登上长城望远；回首华夏辉煌，看今日中华崛起，万古流芳！

我们仍在同一片月光下

□ 杜天晴

美食。

蜂蜜麻糖和露露在我的家乡几乎成为了年货标配，虽然露露是承德的特产，但它已经“火”遍了河北省。不管是给别人拜年还是别人给我们家拜年，这两样东西都不会缺席。上次吃蜂蜜麻糖应该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作为一个嘴馋的吃货，对未知的食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心，但是蜂蜜麻糖对我来说太甜了，自从试了一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

正宗的棋子烧饼是猪肉馅的，但因为我不吃猪肉，我就一直没尝试过。直到高中毕业后才从市里的一家店买到了鸡肉的尝尝味，催眠自己都是肉类差别应该不大。这味儿还真别说，解得人舌头都快掉了，尤其是再配上牛肉板面，让人难以忘怀。说到牛肉板面，高中时住宿，一个月只放一次假，每次回家周放假我都一定会让父亲带我去吃它。可以说，它几乎参与了每个河北孩子的成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一家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不爱吃早餐。我能吃了早饭再去上学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但凡选择了去吃早餐，都绕不开豆浆油条豆腐脑鲜面，少一个都不行，要么就买个煎饼果子凑合吃了，要么就以上四样混合搭配，但不管怎么搭配，都始终有油条的一席之地。

咸鸭蛋应该全国各地都有，但用它作为原料制作的鸭黄豆角却成了唐山的特色菜。在我写下这一行字时，我咽了咽口水，光是看着这四个字就饿了。说实话我不爱吃蔬菜，如果单炒豆角的话我也不会吃，但是裹上了咸鸭蛋蛋黄的豆角却让我念念不忘。在唐山，不管是街头巷尾的小饭馆，还是高端豪华的大饭店，都有这道鸭黄豆角，会做饭的唐山人也几乎都会做这道菜。它既可以当一道菜，也可以当小零食，我就常常缠着父母让他们给我做，做好后端

着盘子跑沙发上看电视，边看边吃，别提有多舒坦了。

人的口味是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小时候的我特别讨厌吃白菜炒烙馍，总觉得烙馍软趴趴的没有嚼头，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喜欢上了烙馍的口感，把烙馍碾碎，和米饭搅和在一起，仅仅一道菜就能让人连吃两碗饭。

不管说再多，都是城市的特色小吃，这些只能说是浮于表面的家乡味道。真正的家的味道，还得是家里人做的家常菜，就像最开始我提到的鸡蛋羹米饭黄豆酱拌在一起，不管在哪里都能做鸡蛋羹，但是那个味道永远也不是熟悉的味道。

高中时都是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我都会缠着妈妈给我包饺子。因为我不吃猪肉，所以妈妈就一直给我包素馅饺子，一到寒暑假也一直接托妈妈给我包饺子。说句孩子气的话，我觉得妈妈包的饺子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饺子，连着吃一个星期都不会腻，到最后还是妈妈懒得包了才没有继续吃。

妈妈擅长面食和甜点，爸爸擅长煎炒烹炸。我一想到爸爸做的菜就想流口水，如果他别总炒大肠就更好了，每次他炒猪大肠我们都会躲到客厅去吃饭。

有的食物和语言都是具有地域特征的。其实最开始我是一句唐山话都不会说的，我学唐山话还是跟我表妹有关。小时候去姥姥家听不懂姥姥爷说的一些词，我就经常问，后来大人们不在我就去问我表妹，结果表妹笑话了我一通。现在想来只能说果然是小孩子，她一笑话我就觉得很难堪，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哭，最后哭着找爸爸妈妈去了。其实就算没有她笑话我这件事，我也还是会学，毕竟一家人语言沟通不畅的话还是不太方便。学会了后和别人聊天都会不自觉说一些方言，但是现在每次说完后对上人家疑惑的眼神都会感到有点失落。其实我心里清楚在外说普通话时最好不要带方言，这个毛病应该纠正过来，但是毕竟是说了接近十年的常用语，常常会忘记要纠正。

其实一路南下的旅途中，跟游玩的快乐比起来，不舍占的比重更大。离开河北，陆续经过了河南、湖北、湖南，最后到达广西，每到一个新的地点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慌，明明自己一直标榜胆子大。这恐慌是没法来的，非要给它归个类的话，可能是离家太远以及未来渺茫。我们的高考志愿要填九十八个，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只是我放在“冲”里凑数的，在填的时候知道今年分可能会降，但是没想到会降了这么多，阴差阳错来了这里。

在那个阴雨天，我们来到了河池学院。一切都很顺利，顺利地进校、顺利地打扫完宿舍卫生。过于顺利却又让我感到不安，但因为不想让父母担心，强撑着笑脸和他们道别。看着我们家那辆黑车渐渐消失在雨幕中，我的心也随着他们离开了。

纵然有千般不舍万般无奈，最后也只能打起精神迎接未来的大学生活。

初来乍到，要适应的东西有很多。其中最让我头疼的当属虫子。我极其厌恶虫子，看到它们出现在我视线范围内就会忍不住尖叫。尤其是蟑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它出现的那一瞬间我就迅速蹿上床拉紧了窗帘，舍友不说已经打死它了我就坚决不下去。

国庆节我和我的老乡，也是我的舍友一起去了北海。我站到银滩沙滩上，看着那片大海，就好像回到了熟悉的家乡一样。我记得我小学五六年级时写过一首关于家乡的诗：

我家就在渤海边
鱼米之乡唐山湾
风吹芦花轻胜雪
船荡浪花鱼虾鲜
湿地风光美如画
百鸟翱翔在九天
曹妃传说近千载
九曲回荡诗书传
潮起潮涌中国梦
吹沙填海换新颜
家乡儿女多奇志
敢叫沧海变桑田

这首诗我永远也不会忘，前前后后修改过很多次，无数次想要放弃却因为老师的要求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同时它也是我之后创作歌词或诗歌的动力，每次看到它都会觉得再累也莫过于创作它了。

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连在一起放了，本来打算回家，但是算了算时间，一共八天，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四天，于是就改了计划。

中秋那天我正好吃坏了肚子，留校的舍友们去逛中秋游园会了，剩我一个人待在宿舍。她们走了后我就在阳台找月亮，没找到就跟妈妈发消息，妈妈说家这边也没有看见月亮。不知道是因为身体难受还是因为本该团圆的日子我却不在他们身边，抑或是二者都有，我边打字边流泪，怕妈妈听见声音担心也没有打电话。哭着哭着抬起头一看，月亮又出来了，几乎在同一时间，妈妈也发来了信息说又看到月亮了，还拍了张妹妹贴在窗户上看月亮的照片。

我难以描述当时的心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啊，即使我们相隔千里，当我们抬起头来，看到的仍是同一个月亮，沐浴在同一片月光下。说来玄妙，此后每当我抬头看到夜幕或晴空，冷月或暖阳，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安心。



红庭别院

（组诗之一）

□ 王瑞雪

预见，一场雪

那，终究是
可以预见的结局
一切
消失在虚幻
就如一场雪

那雪
是从云朵上飘下来的
纷纷扬扬，迷了心
湿了眼
终是抵不过扑面的烂漫
纯澈，妩媚

醉倒，躺下
任雪花簌簌
闭上眼
凉凉的温柔
抚摸脸颊

雪落沙沙
俯在耳旁悄悄说：
一个春天的梦，要吗？
好多好多的梨花
只是，梨花要带微雨
恰如泪下

光阴，拉长了梦的繁华
泪花映着洁白，那场雪
虚无成梦中的
一树梨花

窗外有雨

雨滴打碎空寂
挤进虚掩的窗
浸润了宣纸上的浓墨
惹来清荷一枝寂寞的新凉

翻看发旧的故事
牵挂着玻璃上的惊慌
廊檐上的凌霄跌落
沾染了青藤寥落的迷茫

思绪空落得无处安放
曾经的喧嚣早已结成霜
影子在昏黄的灯光里愈发孤独
雨声凌乱着书房里的彷徨

墙角的芭蕉已然映绿纱窗
屋脊上溅起短暂的疏狂
雨水滑落芭蕉的青色
划走石板上的淡淡忧伤

采一片这江南的烟雨吧
覆盖那穿林的雨响
描摹一幅古镇的模样
着上淡墨点染的衣裳

窗外有雨
雨落悠长
画山画水画荷叶
染花染草染秋霜

窗外有雨
雨落雕梁
桂花入帘邀青梅
且把他乡作故乡

天空，空空

最后一片叶子
从空中滑落
一带而过的繁华
空空

独坐窗前
用视线
在空洞中
勾画着各种符号

红色的，擦掉 太过暴躁
白色的，擦掉 太过虚无
黑色的，擦掉 太过压抑
灰色的，也擦掉 太过无奈

勾着，画着，擦着
剩下简单而温和的线条

风，吹过天空
也吹动了我的线条
由它吹吧
吹掉的
就等于擦掉

岁月，分明划过
但
天空，依然空空



记忆是个神奇的东西，有些人 and 事会逐渐淡去，而有些人 and 事却在脑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幼儿园大班是我真正有记忆的节点，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但我确实认为从那之后我才是个人。我永远忘不了睁开双眼后大脑一片空白被动接收信息的感觉，什么都不记得，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不过那时的我到底还是太小，懵懵懂懂也没有害怕。当小孩子就是好啊，无忧无虑，每天最大的烦恼就是起不来床不想去幼儿园。

小孩子对“故乡”的认知是不断变化的，最初它只是代表了家，随着个体经历的地域范围的扩大，现在的它代表了我所生活过的，一直见证我成长的城市。

记得上幼儿园时父母还没有买房，我们就住在爷爷奶奶家。我永远不会忘记奶奶做的鸡蛋羹，把它倒在饭里，再放上黄豆酱，成了我心中第一个能代表“故乡”的事物。一个不伦不类的菜，却陪伴了我好多年。

还有奶奶煎的火腿肠，明明是超市里随处可见的王中王，被油煎过后就变成了儿时我天天都在馋的美味。不过在尝过煎火腿肠了之后天天缠着奶奶要吃，上小学后会做饭了偷偷煎肠把自己吃进医院这都是后话了。自从进过医院后我就再也没吃过任何肠，本来是不吃猪肉只吃淀粉肠的，结果自己生生作的犯了胃病，还是上大学后才重新试着开始吃淀粉肠。

这淀粉肠可是能让我至死不忘的东西，毕竟因为嘴馋进医院太丢脸了，同时它又让我难以割舍，因为它是我目前吃到过的，唯一一个没有南北差异的食物。它是说起来让我啼笑皆非的又一个“故乡”的代名词。

说来惭愧，作为土生土长的唐山本地人，我却没怎么尝过唐山的特产，那些曾经随处可见的小吃，如今已成了我日思夜想的

